

# 生活:为生而活,为活而生

马尚龙

这个命题纠结了我很长久:生活生活,究竟是为生而活,还是为活而生?初一看是绕口令式的文字游戏,生活就是生活,为什么要活生生拆开来!但是细细去品“生”和“活”这两个字,它们的意思还真是不一样的。于是,为生而活还是为活而生,成了一个命题,每个人都在这个命题里兜兜转转,兜兜转转。

“生”这个字,在商朝已经“生”出来了。最早的“生”,底下一横,上面像是三叶草,表明草木从土地中生长出来。能生长的事物大都是有生命的,因此,“生”的意思既是生长,也是生命。

“活”的本义是指水流声。《广韵·未韵》中说“活,不死也”。流水即活水,活水也即生命在延续。

如果将生和活比作一条流水线的话,第一道工序是生,第二道工序是活:生出来,活下去。

生是生命,活是生命的延长线,通俗地解释,活就是过日子。

一旦涉及到了生命,“生”就不那么简单了。出生是有尊严的。不管出生在什么阶层,什么地域,生命是有尊严的,但是有尊严不见得会受到有尊严的对待。为尊严而奋斗,为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自由而活着,可以理解为为生而活。“不自由毋宁死”,恰也是活着的前提。

2003年,张国荣以决绝的方式走了。对于旁人来说,张国荣有一万条活着的理由,对于张国荣来说,他只有一条理由,那就是死。庄子说,子非鱼,焉知鱼之乐?我们不是张国荣,怎能理解张国荣活不下去的痛苦?名声和财富让一个人好活,却常常不让人好活。

世人在为张国荣惋惜时,当然是出自自己的心愿,但是活者对死者的惋惜,常常是在为自己情感的失去,而不是为了死者。

过日子可以是尊严,也可以是平庸,还可以是坎坷,屈辱……不是生命的每一根延长线,都很绵长,都很坚强,甚至还会闪光。并不很少的人,活却很琐碎,甚至过着活不下去的日子,没有尊严地活着。

余华《活着》中的徐富贵,显然算不上是为生而活的人。在他身边,尤其是在他家里,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死了,只有他这么一个富人家的败家子,一生苟且,一生在失去。他没有任何奔头地活着,没有想过生命的期盼,也没有抗争的念头,只是被动地接受,只是死没有临到他身上,从而活到了最后,攒了一头牛,取了和他同样的名字“富贵”。不知道徐富贵是想让牛过上真正富贵的日子,还是他因为有了牛而富贵起来。

看到徐富贵的结局,又觉得他不仅是为活而生,也是为生而活的。他的每一步路都

是猥琐的,但是走完的一生的路,是顽强的。活着是不容易的。苦命的人都是活着不容易的人。坚强之类的形容词,都是为活着不易的人创造的。而且很多时候,不是某个人天生意志坚强,而是被苦难的浪潮推到了苦难的荒岛上,活不下去而活。无奈即坚强。

既然生活中不如意十之八九,那么为活而生为活而活也是常理。家庭、读书、求职、男女、社会……生活中很少一天到晚唱诗歌的,很少一天到晚遥望远方的,生活中常常只有当下,当下就是活着。

人类文明的进步的标志之一,是让每个个体有权决定自己生活的态度。

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有了安乐死。瑞士还特意设立了安乐死的安乐仓。可以独自走进安乐仓,安静坐下,一左一右两个扶手,分别有可以按下的键,一手是YES,一手是NO。一旦按下YES键,安乐仓将帮助当事人了却心愿。凡进去者皆是不愿意活下去的,无一不是想立即按下YES键,但是按不下去。安乐仓有详尽的告知,按下YES键,将失去生命,将失去生命中的所有……繁琐的告知长达几十分钟,告知完毕,自由选择 To be or not to be。据说,几乎所有当事者最后都选择了活着。

世界上的决绝,大多依靠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瞬间爆发,时间却是最有效的稀释液,将决绝稀释为绵软。尤其是有关生与死的决绝。

想死的时候,活着的意义真可能没有,但是没想死的时候,活着本身常常就是意义。

# 夏日听蝉鸣

张金平

那天午后,一只蝉飞落在我家院子里的椴木树上放声高歌。这只蝉,全身乌黑发亮,稀薄的羽翼上透着明媚的阳光。蝉的到来,让我想起了在乡下老家的时光。老家的屋后有片小树林,杂生着各种树木,为蝉施展歌喉提供了绝好的舞台。每到盛夏时节,浓密的树冠像把大绿伞撑在屋顶上,阳光筛落在重重树影间,整个老屋便掩映在树荫里。那些潜伏在枝叶间的蝉虫,不约而同地拉开嗓门,吟唱着夏日的恋歌。

在我的印象中,蝉是一种活泼奔放、坚韧执着、乐观无私的昆虫,蝉鸣更是一种对理想的不懈追求,对生命的热情讴歌。它们以优美独特的旋律,向人类和大自然充分展示自己转瞬即逝的青春和生命。

清晨,我喜欢漫步在村旁鹅卵石铺就的林荫小道上,路两旁的树叶间还闪烁着晶莹的露珠,倏地,一只领头蝉就像一个乐队的领唱,清脆悠长的一声开头曲,拉开了一天演唱的帷幕。一蝉鸣,群蝉和;一曲终,一曲起,此起彼伏,潮起潮落,侧耳倾听如歌蝉鸣,或轻柔委婉,或低沉凄切,或高昂激昂,或雄浑嘹亮,从那音节里,你会感受到蝉不倦的精神,执者的情愫。你在蝉的歌声里,感受生命的活力与勃发。

正午时分,是蝉鸣最热烈的黄金时段。蝉蛰伏在各色树木上,凭借着特有的嗓音,忘情地歌唱,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它们的。蝉音萦绕回旋,宛如正在演奏着一曲群蝉错杂的交响乐。我常常在这样的时

刻,静躺在老屋门前那片浓荫郁郁的竹林下,听蝉鸣而品其韵,情到深处竟步履翩跹,这美妙的音乐,时而让人欢愉愉悦,时而让人伤感惆怅,时而让人热血沸腾,蝉就这样用不同的节拍来撩拨着你的心灵之弦。

日暮黄昏,晚风轻拂,嘶叫了一天的蝉也该歇歇了,在低吟浅唱中,尽可领略其“谢幕曲”的风味:忽大忽小,忽远忽近,忽有忽无,虽没了前面的磅礴气势,但却生出几分隽永和婉约。“垂缕饮清露,流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听蝉的时候,我常常吟诵唐代诗人虞世南这首寓意深刻的《咏蝉》绝句,以此勉励和鞭策自己。

蝉的生命极其短暂,仅有短短一个月的快乐时光,但为成就这似乎是昙花一现的快乐,它们就得在暗无天日的地下苦熬几年,待到羽化成虫引吭高歌的那一刻,其生命也就画上了悲壮的句号。蝉深知自己生命的可贵,在时日不多的光阴里,它们只争朝夕,尽心、尽力、尽责、尽情尽情地演唱,酣畅淋漓地绽放生命存在的光彩,为大自然的生灵献上一曲生命辉煌的绝唱,也让人从中得到了许多人生的启迪:即便生命的“春天”很短,也要全身心投入尽情地绽放。

冬有飞雪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冬;夏有蝉鸣,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夏。蝉歌里,火热的季节裹挟着许许多多沉甸甸的梦,行进在通往金秋的路上。有蝉鸣相伴,夏日却平添了激情和生动、灵气和热诚。夏日听蝉鸣,是一种惬意,更是一种收获:在乡下听蝉,那是一首荡漾着乡音乡情的田园诗;在公园听蝉,那是一曲洋溢着优美旋律的交响曲;在小区听蝉,那是一行行云流水、湮没闹市各种纷繁噪声的天籁。谛听蝉鸣,是艺术的享受,也是一种“情有可依,心有所悟”的心路之旅。

# 消暑解渴麦仁汤

梁永刚

在我幼时,因为大麦比小麦早熟半个月,正好填补了青黄不接的空档,几乎家家都种,大麦的麦芒长,熟的时候,低垂着脑袋,金灿灿一片。现如今,吾乡都不种大麦了,想喝麦仁汤,只好用小麦。

没有电磨的年代,脱去麦子的皮,使其变成麦仁,用的多是碌杵窠儿。麦子还没有收割,但又想尝鲜喝麦仁汤,那就下地拽些麦穗,回家放到簸箩里,用棒槌捶捶,再使劲搓搓,将拾掇干净的麦粒,放入碌杵窠儿里,手执碌杵反复捣,直至麦皮和麦仁完全分离。

麦仁汤好喝,却难熬难煮。农家熬麦仁汤,通常都是提前把干麦仁泡到水里。麦仁下到锅里,大火烧开,小火慢熬,煮至麦仁开花,绵软黏糊,熄火后,不要急于揭开锅盖,再捂上三五分钟,汤水更浓,口感更好。

农家地锅里熬出来的麦仁汤,是夏日天然的消暑佳品,里面不添加任何辅料,连面水也没有,原汁原味,清汤清水,解渴爽口。晌午头,庄稼人从地里劳作归来,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流,胳膊腿又困又累,肚里面又渴又饿,匆匆走进家门,三步并作两步,双手捧起家人盛好放凉的一大碗麦仁汤,一气不歇咕咚咕咚喝下去,浑身上下清爽凉,五脏六腑都舒坦。

若是秋冬季节,有人喜欢在煮麦仁汤时,锅里丢一把花生米、豌豆、绿豆或豇豆,喝时有捞头,也有嚼头。或者,往熬麦仁汤的锅里顺半碗面水,汤汁稠些,喝着恋口,身上暖和。三伏天,很多人家喜欢熬上一大锅麦仁汤,再烙上一沓子饼馍,拍个黄瓜,调盘变蛋,便是一顿开胃适口

的晌午饭,一家老小围坐一起,吃着喝着其乐融融。

风调雨顺光景,麦仁汤是普通百姓的家常便饭;饥馑灾荒年月,麦仁汤是果腹充饥的救命食粮。“大麦未救饥,小麦渐播芒”“前望麦熟一月期,老稚相劝聊忍饥”的春三月,家中断炊烟,没有隔夜粮,田间新麦未熟,青黄不接。穷苦人家只能吃糠咽菜,甚至啃树皮,度春荒,好不容易熬到麦子灌浆之时,下地拽些尚未成熟的麦穗,搓出一把泛着青绿的麦粒,放到蒜臼里捣碎皮,熬上半锅稀得能照出人影的麦仁汤,大人小孩多少喝些,勉强保全身家性命。

麦仁汤鲜美好喝,补益脾胃,历来被人称道,美名口口相传,编进了曲词,写进了戏文,经久不衰,代代传唱。我曾经看过一出叫《赶花船》的豫剧,里面有段戏词,专门说到麦仁汤:“桂香的母亲身得病,一心想喝麦仁汤。桂香听后不怠慢,后花园里把麦秧。头一声哭得麦出土,第二声哭得麦梢黄。五声哭得麦熟了,割打割打上了一场。石碾碾,木锨扬,扬哩麦子像金黄。”

河南乡间,至今仍流传着不少与麦仁汤有关的民间故事,最有名的当属“刘秀喝麦仁汤”。刘秀在逃亡过程中,饥渴难耐,时值麦收时节,遇到一个往田里给丈夫送饭的村妇,便讨一碗麦仁汤喝。村妇允允,



菖园玫瑰

朱蕊画



李克友书

# 赶考

俞富章

每年高考期间,朋友圈里发布的学生在家长老师陪同下走进考场的图片,总让我想到当年的一次赶考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随着高考的恢复,一些军校也开始面向战士招生。

那时我在舟山某部当兵。一日,师部通知我参加某军校的招生考试。对我而言,这无疑是个天降的喜讯。

考试安排在杭州市区的一家部队招待所。而我所在部队在舟山群岛的嵎泗岛上。就是说,考试之前,要从嵎泗赶到杭州,一路上要先跨海,再跋涉,经轮渡、汽车、火车才能到达考场。这条陌生之路,对于当年的我来说,也是一次考试啊。

45年前的交通,海上没有快速轮渡,地上没有高速公路和高铁。从嵎泗去杭州,先要坐轮渡到宁波,再从宁波坐火车到杭州。当年,从嵎泗到宁波还没有直达轮渡,需要分两段行程,先从嵎泗到定海,再从定海到宁波。

就在我与另外一位参加考试的战友相约出发的那天,突然接到通知,因有大风大雨,航班取消了,预告要到第三天才可恢复通航。这突如其来变化让我们急了。本来我俩的计划是提前两天出发,经宁波时住上一天。现在可好,提前两天

全被风浪卷走了,弄不好还赶不上考试报到的截止时间呢!

在焦虑中等到了第三天,终于乘上了轮渡。当日还有风雨,轮渡在颠簸中前行。驶出不远,陆续有人因晕船呕吐了,船舱内弥漫着污浊难闻的空气,我俩也撑不住了,呕吐不止。

煎熬中抵达定海,因当天来不及转乘去宁波的航班,我俩又赶往驻地部队的招待所住了一晚。

次日,坐上了当日最早从定海到宁波的航班。好在当时风平浪静,轮渡在海上行驶平稳,我俩没再晕船呕吐。

踏上宁波码头,顾不上参观渔港码头,放弃了去天一阁博物馆的念头,直奔宁波火车站。

宁波到杭州的火车有普快、直快和特快三种,我俩是不管哪种,就选最早到达杭州的那一列。凭“军人通行证”在专门窗口买票,倒是方便的,只是座位票已售罄,我们买了站票,一个心愿:只要能

上车就行。

上车后,我俩找了一个车厢连接处,拿出书籍复习,站着看到了杭州火车站,那情景还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。

杭州一到,算算时间够用了,心里踏实了许多,精气神也恢复到了出发前的状态。在出站口买了一份杭州市区交通图。交通图上显示,火车站到招待所不到三公里,我俩决定来次急行军,步行前往。

七月上旬的杭州,虽然已近傍晚,但温度依然较高,走着走着,我们身上的军装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到招待所时,某军校招考教官正在看报到名单、统计参考人员,见到浑身是汗的我们,马上给我们宿舍钥匙,让我们赶紧洗澡换衣。见到教官的那一刻,我俩彻底松了口气:按时报到了。

第二天,我俩准时走进了考场……



一盏秋灯夜读书  
篆刻:徐锐

# 游冠头岭记

黄启昌

冠头岭位于广西北海市的西南端,距市区八公里,岭长三公里,由主峰望楼岭、凤门岭、丫髻岭、天马岭等山峦群组成,整个山岭以形状“穹隆如冠”而得名。主峰高120米,登峰可观日出日落、万顷海涛和晚上点点渔火的迷人景色。临海一面有海蚀平台陡岩,错落别致,千姿百态。冠头岭山体为砂岩石质,西南麓下海湾,海水清澈见底,巨大的礁石群错落嶙峋,古迹龙王岩,因海浪侵蚀沙岩,壁基裸露,现出突兀参差的怪石奇观。岩下惊涛拍岸,潮声如雷,因而“龙岩潮音”成为北海的一大景观。若登山远望,海天一色,帆影点点,令人顿觉心旷神怡。在此可以朝观旭日,晚赏夕阳,听浪涛拍岸,看浪花飞溅……

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,当我们乘车来到冠头岭海边,向内步行二百余米,就进入景区的中心地带,游玩的景点面积并不大,目及之处的海蚀礁石群,让游人流连忘返。在涨潮后三四百米狭长的沙滩上,游人却并不少,卖饮料、纪念品与新鲜椰子的摊贩,面对沙滩一字排开。供游人遮阳用的大蓝伞鳞次栉比,有四五艘游艇停靠在海边虚位以待。

我们穿过人群较为拥挤的沙滩,向最深处的海蚀礁石群走去,远远就隐约地看到,在一个石头雕成的大海龟的背上,驮着一组高耸的石头,在其中的两块石头上,分别刻有“海枯”与“石烂”四个大字,镂空的大字,涂描红漆,但在海潮与阳光的共同作用下,已经褪去了鲜艳的色彩,这样远远望去,还是清晰可见。

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,冠头岭之所以能吸引人,是因为这里流传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:

在很久以前,这里生活着一对十分恩爱的渔夫妻,每天丈夫海生打鱼归来时,妻子总会站在礁石上,翘首以盼丈夫归来。有一天,夕阳早已西沉,但妻子未见海生归来。一连几天,妻子都站在礁石上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丈夫回家,但此时的海生早已葬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海。

后来,海生化作了一块礁石,被海浪冲到了冠头岭的海边,而站在礁石上盼夫回家的妻子,也幻化成了一块礁石,两块石头隔水相望……最后,他俩凄美的爱情故事,感动了已经成仙的大海龟,它把这两块分开的石头驮到了一起。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刻着“海枯”“石烂”四个大字、不离不弃的那两块石头。

爱情故事是感人的,来北海旅游的人,都会来此拍照,没到冠头岭“海枯石烂”这里,就没有到过北海。